

西藏佛教後弘時期的源流、傳播與思想

林崇安

(本文編入《西藏佛教的探討》第4章,內觀教育基金會,2008 新版)

一、前言

西元 842 年頃,前弘時期的佛教受藏王達磨臣下的破壞而衰微;經二百年後,藏人開始迎請印度佛學大師入藏弘法,或親赴印度、迦濕彌羅等地學法,並譯出大量的顯密經典,藏地佛教因而重興,稱為後弘時期。在此期內,有七個主要傳承系統的傳入:一為阿底峽的系統,二為卓彌釋迦移喜的系統,三為瑪爾巴的系統,四為瓊波年起的系統,五為當巴桑結的系統,六為達瓦拱波的系統,七為鄔堅巴的系統。

此中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及第七系統,皆為藏人親赴印度等地學法後傳入西藏。此外,前弘時期寧瑪派的大圓滿系統,在後弘時期亦由龍青巴的弘揚而再興起。這些系統,在藏地流傳發展下,形成許多著名的派別。然而就思想觀點的差異來分,可歸納為三大類。以下先略述後弘時期的傳承系統及其傳入蒙古的過程,而後探討此期的三大佛學思想,並比較寧瑪派與奔教的大圓滿。

二、後弘時期的傳承系統

(一)阿底峽(西元 982~1054)的系統

西元 1042 年,阿底峽尊者(孟加拉人)往阿里弘法三年,1045 年往衛藏地區弘法九年,佛教因而重興。其弟子仲敦巴(1005 生)建熱振寺,另一弟子雷杯喜饒(1020 年頃生)建內烏托寺(後稱桑浦寺),此派教法下傳,形成迦當派,一直興盛至 1260 年頃。約一百年後,宗喀巴大士(1357 生)出世,上承阿底峽的學風,並兼習各家之長,於 1409 年舉辦「大祈願法會」,並建甘丹寺,佛法大開,形成了新迦當派,又稱格魯派、甘丹派。由於宗喀巴廣求多聞,正確地抉擇顯密佛法的要義,因而其思想為後弘時期主流之一。

(二)卓彌釋迦移喜(990~1078)的系統

卓彌釋迦移喜向般若因陀羅如季、迦牙達羅,學習道果等法。其弟子貢秋傑波(昆·寶王, 1034 生)建薩迦寺,其後下傳薩迦五祖,形成薩迦派。從 1260

年頃起百年間，在政治上甚為得勢。此後，其思想主流由桑結貝(1340 年頃生)、瑪微僧格(1367 生)、桑結佩(1400 頃生)、索南僧格(1429 生)等依次下傳。

(三)瑪爾巴(1012~1097)的系統

瑪爾巴親赴印度，向那洛巴、麥只巴等人學習大手印諸法，下傳彌拉日巴(1040 生)，由再傳弟子岡波巴達波拉傑(1079 生)廣為弘揚，形成「達波噶舉派」。岡波巴(達波拉傑)的弟子都松欽巴(噶瑪巴一世，1110 生)及帕摩主巴(1110 生)對後期政教起不小的作用。

(四)瓊波年起(1026 年頃生)的系統

瓊波年起赴印向尼古媽等人學法，後在香地建寺，盛極一時，形成「香巴噶舉派」。下傳至湯東傑波(1385 生)，以建鐵索橋而聞名。

(五)當巴桑結(1030 年頃~1117 年)的系統

南印人當巴桑結曾多次入藏傳法，先後傳給翁波譯師(1050 頃)、卻吉喜饒(1055 生)、蔣森袞(1062 生)等多人，形成希解派。又傳給救釋迦移喜(1070 頃)及芒饒謝波(1070 頃)，形成覺宇派。此系統與漢地達磨祖師所傳的禪宗有共通之處。

(六)達瓦拱波(1150 年頃生)的系統

迦濕彌羅人達瓦拱波入藏將時輪法要，傳給第一代弟子裕摩彌掘多傑(1180 年頃生)，裕摩悟出『勝義他空』的見解，其後下傳至第七代袞邦突傑尊珠(1243 生)建覺朗寺，形成覺朗派。至第十代朵補巴喜饒堅仟(1292 生)將此派見解著書弘揚。後代的多羅那他(1575 生)時期，此派亦盛極一時，在思想上，此派『他空』的見解，大異於其他各派，而佔有顯著的一頁。

(七)鄔堅巴(1230~1309)的系統

藏人鄔堅巴曾親赴印度學習時輪等法，並於鄔堅(烏仗那)從瑜伽母學習三金剛念修法，返藏後傳予噶瑪巴讓迥多傑(噶瑪巴三世，1284 生)等人，此系後來歸入噶舉派中。

另外，在前弘時期下傳的佛法，在後弘時期亦再興起，特別是龍青巴(1308~1364)將蓮華生及無垢友的大圓滿法重新弘揚，並著有《七寶藏論》，使舊派(寧瑪派)的教法延續不絕。

以上七大系統加上前弘時期之蓮華生、無垢友的系統，合稱「修行八大車轍」。此八大車轍一方面代表印度密宗的傳入，一方面也包含印度佛教的「因明」與「中觀」的輸入。

後弘時期，因明的印度論典，有善慧譯師翻譯出《釋量論頌》、《釋量論難語釋》、《釋量論廣釋》；具慧般若(俄大譯師)翻譯出《釋量論莊嚴釋》、《釋量論莊嚴釋廣疏極圓淨註》、《量決定論》、《量決定論廣釋》、《理滴論》、《觀量論》、《破他論》、《因三相對幼童教示論》、《成剎那滅論》、《成破論》、《成相屬論》以及師子幢譯師翻譯出《集量論頌》及《集量論》，將因明的重要著作傳入西藏。俄大譯師下傳慧菩提及寶稱，此二人傳菩提稱，菩提稱傳法獅子。法獅子傳給八大弟子後，因明在西藏大為弘揚。薩迦派的第四祖慶喜幢，從印人釋迦師利學習五明，並弘揚因明。

後弘時期，藏人巴曹日稱（約 1050 生）譯出中觀方面的《中論明句釋》、《六十頌如理論》、《四百論頌》、《四百論廣釋》、《入中論》、《入中論釋》，將中觀宗應成派的思想傳入西藏。具慧般若則譯出《現觀莊嚴論》、《二萬五千顯釋》、《大乘無上續論》、《大乘無上續論釋》，並校訂前弘時期的中觀論典的譯本。經由這些譯師們的努力，印度的因明與中觀全部傳入西藏。

三、西藏佛教的傳入蒙古

西藏佛教在後弘時期的弘揚，以傳入蒙古為一大事。由於蒙古王室的支持，使佛教也穩固起來。以下分述各派的傳播經過。

(一)薩迦派的傳播

薩迦派初期的重要人物有「薩迦五祖」，依次為薩勤、福頂、名稱幢、薩班及八思巴。此中薩班與其侄八思巴於西元 1247 年會見窩闊台的兒子闊端，使闊端信佛並於涼州建幻化寺，建立薩迦派與蒙古王室的關係。

西元 1251 年，八思巴於六盤山會見忽必烈，被尊為上師，二年後，傳授薩迦派的喜金剛法給忽必烈及王妃察必。西元 1270 年，八思巴被元世祖(忽必烈)封為帝師。其後元朝歷代共封十幾位帝師，皆是薩迦派的人物。這些帝師與王室的關係，只是傳法灌頂並作佛事而已，對蒙古一般民眾的接觸則甚少。

(二)噶舉派的傳播

噶舉派中與蒙古關係最深的人物是噶瑪拔希(為噶瑪巴二世，1206～1283)及其後歷代的轉世。此系為達波噶舉派重要的一支，稱為噶瑪噶舉派。

傳說元太祖成吉思汗(1162～1227)曾與噶舉派的僧人接觸。西元 1256 年，噶瑪巴二世至和林見蒙哥(元憲宗)，被封為國師，並使蒙哥信佛。噶瑪巴三世與王室及內蒙民眾接觸下，使噶舉派的教法初步傳入蒙古。

西元 1332 年，噶瑪巴三世(1284～1339)至大都(北京)見元寧宗。1360 年，噶瑪巴四世(1340～1383)至大都見元順帝，並灌頂傳法。元朝亡後，其王室直系後代的察哈爾部¹圖們汗(1576)仍信奉噶瑪噶舉派，其長孫林丹汗(1592～1634)亦傾向此派。西元 1632 年，喀爾喀部的卻圖汗南下青海，亦支持噶瑪噶舉派。1637 年和碩特部固始汗擒殺卻圖汗後，噶瑪噶舉派對蒙古的影響始告消失。

(三)覺朗派的傳播

覺朗派與蒙古有關的重要人物是多羅那他(1575～1634)。西元 1614 年頃，多羅那他前往漠北喀爾喀部弘揚佛法，傳教達二十年之久，常住土謝圖汗部的庫倫，被尊稱為哲布尊丹巴。多羅那他卒後第二年，土謝圖汗初生之子，被認定為多羅那他的轉世，稱為哲布尊丹巴一世(1635～1723)。西元 1640 年格魯派的咱雅班智達(蒙人)赴喀爾喀傳教。1649 年哲布尊丹巴一世赴西藏學習格魯派教法，1651 年由覺朗派改宗格魯派，並返喀爾喀部，成為外蒙宗教領袖。覺朗派的教法，只在蒙古短時弘揚，在西藏本土亦於多羅那他卒後驟衰，主因在於此派的見解不為其他各派所認可，而飽受抨擊。

(四)格魯派的傳播

格魯派與蒙古建立關聯的重要人物是達賴三世及其歷代的轉世。

西元 1578 年，達賴三世於青海湖邊仰華寺會見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(為元順帝後代)，並剃度漠南土默特部、鄂爾多斯部、科爾沁部的王族成員出家，使學習格魯派的教法，建立了格魯派與內蒙的深厚關係。

西元 1587 年，達賴三世於土默特部會見漠北喀爾喀部領袖阿巴岱汗，初步建立格魯派與外蒙的關係。

¹蒙古各部在漠北與漠南有：喀爾喀、烏梁海、鄂爾多斯、土默特、察哈爾及科爾沁六部。此中喀爾喀部分屬札薩克圖汗、土謝圖汗及車臣汗(清初由土謝圖汗又分出賽音諾顏汗)。蒙古漠西則有厄魯特(瓦剌、衛拉特)四部。佛教傳往漠南、漠北及漠西之時間各不相同。

西元 1589 年，俺答汗之孫生一子，被認定為達賴四世(為蒙古人)。

西元 1616 年漠西蒙古的厄魯特四部(和碩特部、準噶爾部、土爾扈特部、都爾伯特部)各部領袖派一子出家當格魯派僧人，入藏學法，並宣布遵奉格魯派的教法。此中，和碩特部領袖拜巴噶斯所派的養子，即後來的咱雅班智達。

西元 1628 年頃，蒙文甘珠爾(佛經的經藏及律藏)翻譯完成。係始自土默特部歸化城的僧侶，完成於察哈爾部林丹汗佔領歸化城的時期。

西元 1636 年，達賴五世於拉薩會見青海和碩特部領袖固始汗(為拜巴噶斯之弟)。翌年固始汗擒殺卻圖汗。1638 年，咱雅班智達回厄魯特四部傳教。1640 年，又往漠北喀爾喀部傳法，此年厄魯特四部及喀爾喀部王公於塔城召開大會，制定厄魯特法典，並宣布遵奉格魯派的教法。西元 1642 年，固始汗統一全藏，悉以供養達賴五世。

西元 1651 年，喀爾喀部的哲布尊丹巴一世改宗格魯派後，從此全蒙古皆遵奉格魯派。

西元 1653 年，清順治帝冊封達賴五世。於 1688 年(康熙 27 年)哲布尊丹巴一世率喀爾喀諸部南徙投清。1691 年，清朝於內蒙多倫建匯宗寺。1705 年，章嘉呼圖克圖二世被康熙任命為多倫匯宗寺住持，成為內蒙佛教領袖。1720 年，蔣揚協巴二世(甘南拉卜楞寺住持)受康熙冊封並賜金印。1732 年，重建青海郭隆寺，雍正帝賜名佑寧寺。這些寺院成為格魯派與蒙古地區宗教活動的據點。由於西藏與青海的安定，此期蒙藏地區格魯派的佛法大興，人才輩出。1751 年，清朝乾隆帝正式將西藏政權授與第七世達賴。

(五)略加考察

先考察元朝時期薩迦派與噶舉派的發展：由於元室自恃武力，對藏地各派的消長並不甚在意，只注重能為其作佛事(祈福消災)，因而演成藏地薩迦與噶舉的爭權。在蒙古地區，此二派亦各自發展，但只以傳法灌頂為主，特別是噶瑪巴以示現靈異的方式來度眾。

明朝時期對藏地的宗教領袖採用冊封的方式：噶舉派的噶瑪巴五世(1384~1415)被封為大寶法王²、薩迦派的昆澤思巴被封為大乘法王、格魯派的釋迦移喜被封為大慈法王。故此時期，各派相互競爭，蒙古地區亦因奉持不同派別

²元代冊封薩迦派八思巴為大寶法王。明代則冊封噶舉派之噶瑪巴五世為大寶法王，係認可其宗教上之地位。

而起爭紛，至固始汗佔領青海並統一全藏後，獨尊格魯派而終結，影響所及，全蒙亦以遵奉格魯派為主。

清朝順應此趨勢，亦獨尊格魯派³，唯除在藏地的達賴、班禪外，並在內外蒙扶植章嘉及哲布尊丹巴的地位，便能「分而治之」。

以上可看出格魯派興起的外緣，是得之於蒙古與滿清政治力量的護助，其根本的內因則在於下列幾點：

1. 達賴三世於青海剃度土默特部、鄂爾多斯部及科爾沁部的蒙古王族成員出家後，使之於格魯派寺院按部就班以學習佛教教理。其後厄魯特四部領袖各派一子至拉薩學法，培養出很好的蒙古僧人。這些僧人返回蒙古後，自然產生很大的影響力，一方面傳播佛法，一方面翻譯佛經成蒙古文，使得「佛法僧」三寶能真正立足於蒙古。此中影響最大者，即為咱雅班智達，他使厄魯特四部及喀爾喀部深習格魯派的教法。反觀薩迦派與噶舉派的傳播，雖注重實修，然與王室的關係只在於祈福消災，或顯示靈異以度眾，只能博得一時的信仰，而不能從教理上使的信服，故在蒙古的傳播乃被格魯派所取代，其非無因也。
2. 哲布尊丹巴的轉入格魯派及章嘉二世的住持匯宗寺，使格魯派的教法在穩定的政治下更形發展，一方面得到蒙古財力的支持，一方面佛教人才輩出，因而蒙藏佛教蓬勃一時。

佛教傳入蒙古後，有下列的貢獻：

1. 文化方面：由於佛教有淵深的哲理及修養心性的方法，傳入蒙古後，使蒙古文化的素質提昇。
2. 教育方面：各寺廟成為蒙古教育的中心，並不斷赴拉薩學經，使文化水準持續不墜。
3. 社會方面：由於信仰的一致與深入，使各部落的爭執，透過宗教而和解，偶起戰端亦因宗教的凝聚力而甚易復元。

³乾隆之〈御制喇嘛說〉云：「蓋中外黃教(格魯派)總司以此二人(達賴、班禪)，各蒙古一心歸之。興黃教，即所以安眾蒙古，所繫非小，故不可不保護之，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。」

四、後弘時期的三大思想

在宗教派別上，後弘時期主要的派別有：(1)寧瑪派(2)迦當派(3)薩迦派(4)噶舉派(香巴及達波)(5)希解派(含覺宇派)(6)覺朗派及(7)格魯派。在思想見解上，則可歸納為三大類：(1)覺朗派的思想，(2)格魯派(含迦當派)的思想，(3)餘派(寧瑪、薩迦、噶舉、希解、覺宇)的共通思想。以下分別探討此三大類的思想內容。

(一)覺朗派的思想

- 1.覺朗派的中觀見解：認為世俗諦自空，本來實無，故離常邊；勝義諦他空，而非自空，本來實有，故離斷邊。如此脫離斷常二邊，為此派的中觀。
- 2.認為如來藏與勝義諦、圓成實性同一意義，是常恆堅固，周遍情器；視如來藏為了義之說，且為真實存在。
- 3.認為眾生在因位時，即具備如來藏，因貪著境界而不得見。在道位時，修習時輪的六支瑜伽，能見陽焰、煙等自性。至果位時，現見唯一真常的勝義法身，不見其他，如是為成佛。

上述思想，廣受薩迦派、格魯派等的駁斥，認為犯有斷常二邊之過：若勝義諦、如來藏本來實有，即墮常邊；世俗諦於流轉時為有，於證佛果時為無，即墮斷邊。其實如來藏實有之說，是為了攝引真常的外道，佛於《楞伽經》中有明確的開示。

(二)格魯派的思想

- 1.格魯派的中觀見解：認為諸法於世俗名言有，故離斷邊；諸法不以自相有，故離常邊。如此脫離斷常二邊，為此派的中觀。
- 2.如來藏、阿賴耶識、自證分、唯心等皆非了義。
- 3.在修道過程上，注重次第及聞思修慧，依正理遮除諦實戲論的如理智，為獲得正見的基礎。密宗依生起次第及圓滿次第，生起俱生大樂心，以親證如實抉擇的勝義諦(空性)，圓滿七支和合而成佛。

此派思想，由於精密抉擇佛教深隱之義，闡明龍樹父子著作的甚深扼要處，因而後期成為西藏佛教的主流。

(三)餘派的共通思想

- 1.寧瑪派、薩迦派、噶舉派等的中觀見解：認為離「有無是非」等一切邊，即是中觀。
- 2.如來藏，指明空雙運的俱生智；指遠離二取戲論的明覺，然而非真實存在。
- 3.在修道上，注重當下明空無執的明覺，認為於明空無執中，平緩鬆弛，寬坦而住，任它妄念起伏變化，不作破立，坦然放下之時，離善惡種種分別，以親見赤露法身。此為修習大手印、大圓滿法的共同心要，為最上根器者所修。其他根器，則須依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循序以進。

此「餘派」以聖者的觀照為重心。本來在聖者入根本無分別智時，諦實及二顯戲論皆不呈現，故離有無是非等一切邊。其大手印與大圓滿的修法，直指此無分別智，唯若根器不足或無師示，易墮入下列邊見：

- 1.若未能抉擇心無自性，即以「全無作意」來修，如此將墮入斷見，與前弘時期摩訶衍所傳的「不思不觀」相同。在此觀點下，對十善、三十七道品等便不重視而予損滅，且缺少慧學，不能出輪迴。
- 2.執著心性常恆堅固，以為實有而墮入常見。此與覺朗派的執取如來藏為「實有」相同。

以上三大類思想，若就禪法來分，覺朗派的修法，屬世間漸禪，依時輪六支漸次上修，但未能善巧抉擇勝義，故非出世禪法。格魯派的修法，為典型的出世漸禪。餘派則以出世頓禪為主，與漢地六祖所傳禪宗相近。

五、寧瑪派與奔教的大圓滿

由於後弘時期，寧瑪派與奔教皆有大圓滿法的弘揚，有的人誤以為寧瑪派是承襲自奔教或受其影響，故今略加探討。

(一)寧瑪派的大圓滿⁴

- 1.「大圓滿」指當下離垢的明覺，明空赤露，輪迴涅槃一切法，皆圓滿於

⁴參見土觀的《宗派源流》、克主大師的《密宗道次第論》、龍青巴尊者的《仰兌》。

此空寂明覺之內。明覺：指不為無明之力所染，遠離二取戲論，明空無執的本來面目。其體性本淨，自性任運，大悲周遍，此為「根」的論點。

- 2.在加行上，判知顯現為心，心為空，空為無二雙融。由此通達一切法唯是「覺空赤露」。
- 3.在正行上，依上師指點，直契此明覺，通達一切顯現皆為「明空赤露」。坦然放下之時，對分別心的顯現住動，不作好壞立破。此為「道」的論點。
- 4.圓滿現證此道的一切功德，當下淨除無明錯亂而現證法界，此為「果」的論點。
- 5.主張心性即如來藏。自性空為法身，自展明為報身，明空無二為化身。
- 6.本體、自性、悲心三無差別，能認識心的本面，則通達輪迴、涅槃所攝一切法。
- 7.在修法上，分「立斷」與「頓超」二法。後者注重六光及四種顯現。立斷的核心是椎擊三要：(1)知自心相(2)決定信之(3)堅固定之。頓超的六光是(1)肉團心光(2)白柔脈光(3)遠通水光(4)界清淨光(5)明點空光(6)本覺智光。修行中有四種顯現：(1)現見法性顯現(2)覺受增長顯現(3)明體進詣顯現(4)窮盡法性顯現。所得的果有(1)虹身(2)光身或大遷轉身，並具足法報化三身成就。

(二)奔教的大圓滿⁵

- 1.自性清淨的實相，光明空寂為「奔身」。體性自性清淨，不為習氣覆障所染，從本即住於佛的體性，不由所作因而成，不待能作緣而起，是無功任運，本來自有，佛與眾生同具，此為「根」的論點。此實相的體性，無覆明露，不受分別心染污的明覺，稱為「自生明覺之智」。
- 2.修時，於心的無量宮八瓣脈中，有五精華，內有五智，五智之中有「奔身光團」，其體性本空，不落於常；覺知明了，不落於斷。
- 3.自明智，不從外現，不從內現，於自自現。
- 4.顯是心，心是顯，故顯心無二。唯顯而空，唯空而顯，故顯空無二。
- 5.於心續上，虛妄煩惱分別，粗細雖動，以具有通達正見的功用，故自生

⁵參見土觀的《宗派源流》及奔教的《阿引導十五座論》。

自現自解脫。

6.大海不動，浪寂息於海內，於虛空內彩虹寂息，於心性內「心所寂息」，一切大寂息，一切大任運成就。

7.自明智本來清淨為「奔身」，身心混合為「圓滿報身」，種種能作所作為「化身」。如是，外之色等六聚的一切現出方式，諸現出的體性，其自性的空分為「奔身」，無滅明朗的明分為報身，種種神變明亮的動分為化身；三身的體性係住於無聚散，於內忽生的思念雖動，空分為「奔身」，顯分為報身，明分為化身

(三)略加考察

奔教的大圓滿法與寧瑪派所說極為相似，只將佛教的「法身」稱為「奔身」等，而主要術語，幾皆採自佛教，這些術語又皆是前弘時期寧瑪派諸大譯師所訂定者。因而奔教所用的術語，顯然直接採自佛教。

奔教的大圓滿傳承，是(1)法身普賢(2)報身辛拉俄噶(3)天上亟美祖頗(4)人間辛饒米沃。下傳十二代有象雄極喜出世。並有教傳派與掘藏派。這些說法，顯然模仿自寧瑪派的傳承：(1)法身普賢(2)報身金剛薩埵(3)天上最勝心王子，(4)人間極喜金剛(5)文殊友(6)吉祥獅(7)智經、無垢友、蓮華生。

由於寧瑪派前弘時期的大譯師毗盧遮那、瑪寧青秋、忱巴南卡等藏人，為了度化信奉奔教的親友們，便將大圓滿法略加改變名相，以引導奔教徒，使入佛法，並將其藏於隱蔽處，到了後弘時期，由有緣者掘出而弘開。由於人人皆有佛性，皆具如來藏，在大圓滿的觀點下，這些譯師不會將奔教徒棄而不顧，此所以大圓滿法得以在奔教弘揚。噶舉派的彌拉日巴尊者，也曾以同樣方式來度化奔教徒，其《歌集》中，彌拉日巴尊者唱出〈祭神歌〉，此中謝恩善祭儀云：「甚深經典奔教前，方便智慧良駒獻，奔體普賢父神前，供以公牛九乘道，五類報身敵神前，供以四部密續羊，化身如來命神前，供以經律論三藏，……」⁶。

此中也將佛教術語改為奔教的術語，但仍不妨礙其度化了奔教徒。以上也說明了為何奔教也有大圓滿法，並有修證成就者。

⁶見《密勒日巴尊者全集》，張澄基譯，慧炬出版社。

六、結語

西藏佛教後弘時期內，從西元 1040 年頃至 1240 年頃有迦當派、薩迦派及噶舉派的興起。從 1240 年頃起，薩迦派與噶舉派的教法開始傳入蒙古王室。1340 年起，「修行八大車轍」的教法在西藏全面傳開，此中的寧瑪派開始復興。1440 年頃起，覺朗派及上承迦當派的格魯派興起。格魯派的達賴三世剃度土默特部、鄂爾多斯部及科爾沁部的蒙古王族成員出家，學習格魯派教法，奠定了佛法深入蒙古的基礎。清朝一方面冊封前後藏的達賴、班禪，一方面扶植章嘉及哲布尊丹巴各在內外蒙古的宗教領袖地位，以便掌握蒙藏的政教。

後期的思想，可歸納為(1)覺朗派，(2)格魯派及(3)餘派的思想。此中，覺朗派受各派的評斥，於 1600 年以後，漸形衰微；其他各派在格魯派的衝激下，對循序以進的修行次第，皆一再加強，從歸依、出離、發心一直至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相關的教理及實踐方式，莫不注重；因而寧瑪派、薩迦派、噶舉派與格魯派在教證上差距漸漸不大；教理上皆依準中觀宗應成派的觀點；修證上，依生圓次第以生起「空樂無分別智」，以證空性。修行八大車轍的傳承一直未斷外，在邊地，奔教的大圓滿法也弘揚著。